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列子卷一二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陳增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四

列子　　道家類

提要

臣等謹按列子八卷舊本題周列禦冦撰前有劉向校上奏以禦冦為鄭穆公時人唐柳宗元集有辨列子一篇曰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言子産鄭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

四年圍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每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云云其後高似孫緯畧遂疑列子為鴻濛雲將之流並無其人今考第五卷湯問篇中併有鄒衍吹律事不止魏牟孔穿其不出禦寇之

手更無疑義然考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宏廓宏博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云云是當時實有列子非莊周子寓名又穆天子傳出于晉太康中為漢魏人之所未睹而

此書第三卷周穆王篇所敘駕八駿造父為御至巨蒐登崑崙見西王母於瑤池事一一與傳相合此非劉向之時所能偽造可信確為秦以前書考公羊傳隱公十一年子沈子曰何休注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著其為師也然則凡稱子某子者乃弟子之稱師非所自稱子列子則决為傳其學者所追記非禦寇自著其雜記列子後事正如莊

子記莊子死管子稱呉王西施商子稱秦孝公母不足為怪晉光禄勲張湛作是書注於天瑞篇首所稱子列子字知為追記師言而他篇復以載及後事為疑未免不充其類矣書凡八篇與漢志所載相合趙希弁讀書附志載政和中宜春彭瑜為積石軍倅聞高麗國列子十卷得其第九篇曰元瑞于青唐卜者云云今所行本皆無此卷殆宋人知其妄

而不傳歟其注自張湛以外又有唐當塗丞
殷敬順釋文二卷此本亦散附各句下然音
注頗爲淆亂有灼然知爲敬說者亦有不辨
孰張孰殷者明人刋本往往如是不足詰也
據湛自序其母爲王弼從姊妹湛往來外家
故亦善談名理注亦弼注老子之亞葉夢得
避暑錄話乃譏其雖知列子近佛經而逐事
爲解反多迷失是以唐後五家之禪繩晉人

失其旨矣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張湛列子注原序

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頴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詩照反）遊外家舅始周（姓王張湛祖之舅）始周從（疾用反）兄正宗輔嗣皆好（呼教反）集文籍先并（畀政反）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丁丈反）遭永嘉之亂與頴根同避難（乃旦反）南行車重各稱（尺證反）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子忍反）全所載且共料（音聊）簡世

所希有者各各保録令無遺棄頴根於是唯賫(音擠)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録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音覲少也)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説符目録三卷比(必利反)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扶又反)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虚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畧反)物自喪(息浪反)生覺(音教)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鴆

反

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懐則無幽不照此其

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燭辭引

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

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劉向列子目録原序

天瑞第一　黄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一曰極智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一曰達生　説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内外書凡

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聲誤也下同）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音剪）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音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反）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

乖背音佩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黄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録臣向昧死上時掌反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録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欽定四庫全書

列子卷一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慎 釋文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居鄭圃音布鄭有圃田四十年人無識者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國君卿大夫

睞之猶衆庶也（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國不足（年饑）將嫁於衛（自家而出謂之嫁）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壺丘子林列子之師）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昬瞀（莫侯反）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昬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言也）其言曰有生（今塊然之形也）不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有化（今存亡變改也）不化（化物而不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固生物之宗）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化物之主）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

不化（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故常生常化（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變無也）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生化相因存亡往復理無間也）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不生之主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不化者往復（音服後不音者倣此）其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是謂玄牝（毗忍反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

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

而府萬物聽羣生而不匱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無形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見賢遍反注同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負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故曰渾音魂淪音論下同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力智反去也也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如此曰希而此易易亦希簡之别稱也大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為一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為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

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為一反而為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無窮極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徧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為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閡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温也則不能凉若宫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

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圓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閡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

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留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皆無為之職也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

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待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嚮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攓音蹇拔也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古卧反遺形則不能不養遺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章勇反有幾居豈反○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䵷為鶉事見墨子

得水為𣍍音計司馬彪云謂水土之氣相繼而生也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步田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土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張緜在水中矣楚人謂之鼃蠙之衣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音豚阜也○陵屯高潔處也則為陵舃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陵舃得鬱栖則為烏足此合而相生也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為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為胡蝶也胡蝶胥也胥皆也言物皆化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郭注爾雅云脫謂剝皮也其名曰鴝音衢掇丁括反鴝掇蟲名○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鴝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

彌為食醯（許兮反若酒上蛾蠓也下同）頥輅（上怡下路）食醯頥輅生乎食醯黃軦（音呪頥輅黃軦皆蟲名）食醯黃軦生乎九猷（李云九當作久久老也猷蟲名也）九猷生乎瞀芮（茂謀二音）芮（音蚋小蟲也）瞀芮生乎腐（音漸）蠸（音權一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也（說文作粦又作粦皆鬼火也淮南子云血為燐也音吝）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音俞）之為猨也（羭牝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

者也亶爰上蟬下表之獸自孕而生曰類亶音蟬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五歷反○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稺稺古稚字蜂司馬彪云稚蜂細腰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也○腰龜鼈之類也稺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鶂之類也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嫄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伊尹生乎空桑博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

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 厥昭生乎濕 此因蒸潤而生 醯雞生乎酒 此因酸氣而生 羊奚比 音毗 乎不筍 此異類而相親比也 久竹生青寧 因於林藪而生 青寧生程 自從繼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虵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 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黃帝書曰形

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爲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之爲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爲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爲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爲始以離散爲終散者以虛漠爲始以形實爲終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爲有無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有生

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無形者（此無形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無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令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亡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

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

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音成邑名魯之野鹿裘帶索先各反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洛下同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彼列反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

者吾既巳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寛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棄穀拾之也）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於證反）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下孟反下同）長不競

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夷故無憂歎）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胷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

之生乎尋此言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遣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仲尼曰生無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為徭役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音曠墓穴也睪音皋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音歷

形如鼎又音隔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為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太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修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死也者德之徼音叫也德者得也徼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

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卭呂反注同○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己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事之破䃣音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粥音育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

曰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體體化而遷化不蹔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而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所瞻察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生下同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麤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

問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礐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俛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乃積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丁仲反）傷其人曰奈地壞

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音此蹈徙到反四字皆踐踏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下同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盧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

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泰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没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於其閒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

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而況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令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音稅也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

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爲之也天地强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强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强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如掌反又作攘自此以往施以智反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

亡(音無下同)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聲)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普浪反)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也)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心)

何往而有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力智反也認音刃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横認外物以為已有乃標

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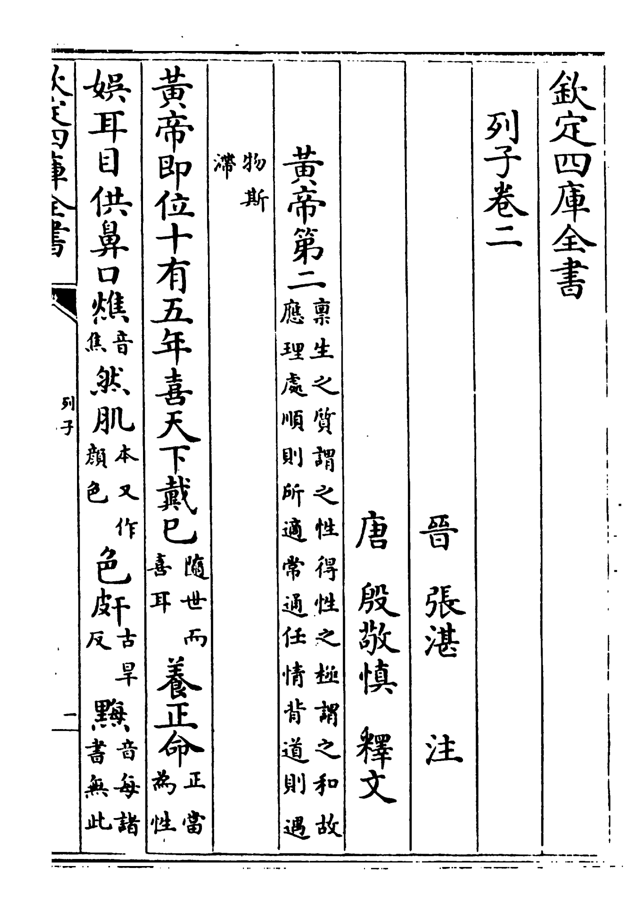
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

亡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列子卷一



列子卷二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慎 釋文

黄帝第二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隨世而喜耳養正命正當為性娛耳目供鼻口燋音焦然肌本又作顔色色皯古旱反黴音每諸書無此

字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秖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竭聰明進（音盡）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秖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作歎）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音捨）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間（音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音奄）

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不知斯齊國幾居豈反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其國無帥長丁丈反帥長首主也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音佩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踈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斫音酌撻打也無傷痛指擿音倜搔也無

痟癢（餘兩反痟癢謂疼癢也周禮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鄭玄云痟酸削也說文云痟疼痛也○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矜懼義例詳於下章痟癢酸痟也義見周官）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五蓋反）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音骨）其心山谷不躓（音致）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物能逆也）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音雞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

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作遐百姓號戶刀反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射音夜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凝寂故稱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心如淵上字讀為深泉行如處女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不偎烏恢反愛也不愛不偎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偎愛隱偎也字林云偎仿佛見不審也○偎亦愛也芻狗萬物恩無所偏偎音隱偎仙聖為之臣仙壽考之跡聖治世之名不畏不怒愿慤為之使畏威

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本又作寋去言反○愆寋之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位天下者其鬼不神）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息井反）舍因間（間音閑）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墜怨也）而請

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章戴字戴則一本作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生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姬音居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高伯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

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胷懷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己而不顧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七年之後從音縱下同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去聲下同縱放也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心既無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為念無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

為而無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

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音乾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臭味不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

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履虛乘風其可幾音冀乎尹生甚怍屏

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一本作窒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閡者也郭象曰其心虚故能御羣實）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猒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列音例○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順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艱危也）姬（姬音居）魚語（魚當作吾語魚據反）女（音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無殊絶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于萬反）也（向秀曰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

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則物之造音作臧作反注同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造音作作夫得是而窮之者焉於虔反得為正焉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秉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豈得無終始之迹者乎壹其性養其氣一本作真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造至也○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閡然後通濟羣生焉造音操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

郤郤音綌閉也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食陵反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麤以明至理之必然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音忤遇也一本作遻心不欲見而見曰遻於義頗迂莊子亦作遻物而不慴慴之涉反○向秀曰遇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而況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閡性分之外故曰藏也列禦寇為于僞反伯昏無莫侯反下並同人射引之

盈貫盡弦窮鏑措杯必回反水其肘上手停審故杯水不傾發之鏑矢復沓郭象曰矢去也箭鏑去復往沓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敏捷之妙也當是時也猶象木偶人形曰象人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謂足二分懸垂在外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

郭象曰揮斥猶放縱也又曰揮斥奮迅也八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今汝怵丑律反然有恂何承天纂云吳人呼瞬目為恂目目之志爾於中丁仲反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字林並作庇又作圯皆毀也字從其省音鄙肥薄也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副也稱也終日夜以此

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郊野之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懸薦反窘奇隕反困也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胡可反畚音本黄籠也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苦括反遠也廣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眲奴革反方言云楊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無知謂之眲眲耳目不相信也既而狎侮欺紿音代方言相欺亦曰紿攩

攩胡廣反方言今江東人亦名推為攩又音晃搥打也㧙㧙蒲結反方言凡相推搏曰㧙又扶畢反推擊也挨烏駭反推也抌抌丁感反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攩音晃㧙音扶閉挨音烏待抌音都感切亡亡音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單音丹盡也憊蒲介反病也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莫汗反散也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飛鳧揚餘亮反猶颺物從風也於地骫音肌骨無碼音致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扶又反指河曲之淫音深隈烏恢反水曲也一本作偶曰彼中有

寶珠泳音詠潛行水中也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得珠焉衆眆眆分兩反或云眆眆始也同疑子華眆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亡音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

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内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内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

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於僞反）食（音嗣下食虎同）於園庭之内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音兹又音字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尾（孳尾牡牝相生也）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音博逝）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圍魚呂反姓毛名邱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

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于偽反）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以致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一本作決之）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逆其心故）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

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髙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顔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七刀反下同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浮水曰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色據反衎也注同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所六反莊子作便操之者也謖起也向秀曰能鶩沒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譪譪音衣與譩同歎聲也吾與

若玩五貫反習也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音余○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忘水則與矜畏之心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音烏往而不暇所遇皆閒暇也以瓦摳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亦曰藏彄風土記云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為藏彄之戲辛氏三秦記云漢鈎弋夫人手拳時人做之因名為藏鈎也彄曰侯反莊子作摳者巧以鈎銀銅為之摳者憚待汗反以黃金摳

者惛（惛音昏方言迷惛也○互有所投者摳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本作拙）内（唯忘内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孔子觀於吕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絶水曰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音拯方言出溺為承諸家直作拯又作撜）之數百步而出被髪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作塘行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作蹈）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

子並流將承(音拯)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本無此亡字)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古忽反涌波也郭象云洄伏而涌出者汩也)偕出(齎汩者水迴入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於禹反)僂

音縷痀僂背曲疾也者承蜩音條一本作蜩蜩蟬也猶掇都括反拾也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占累反垸音丸司馬云謂纍丸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音淄殊○向秀曰纍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橛株駒橛本或作撅同吾執臂其月反說文作身木也李順云橛竪也株株駒亦枯樹本也駒音俱○崔譔曰橛株駒斷樹也若槁空好反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郭象曰遺

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禮記儒行篇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海上之人有好呼報反漚音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

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丘呂反言至為無為齊在詣反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為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偽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趙襄子率所律反徒十萬狩於中山火畋曰狩藉在夜反芿芿而證反在下曰藉草不翦曰芿燔燔音煩燒也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疾刃反上時掌反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

而留力救反謂宿留而視之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閡之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刳音枯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

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有不能而彊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蹔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燋溺涉木石而不悖駭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巔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

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有神巫男曰覡女曰巫顏師古曰巫覡亦通稱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一本作棄而走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而歸以告壺丘子列子師也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與音余衆雌而無雄

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而以道與世抗抗口浪反或作亢音同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悉亮反汝向秀曰元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譆音熈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司馬云氣如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罪本作萌乎不誫音震不止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

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静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許慎注淮南子

云機發不旋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齋側皆反下同○或無坐字向秀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齊也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向秀曰居太沖之極皓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鯢鯢音倪旋旋音桓云盤桓也一本作旋謂盤旋也之潘音盤本作蟠水之盤回之盤令作潘恐寫之誤為淵止水之潘為淵鯢大魚也桓盤桓也蟠洄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泉

南華真經作審梁簡文云蟠聚也流水之潘為淵濫咸上聲爾雅云水涌出也水之潘為淵沃沃烏僕反水泉從上溜下也水之潘為淵氿音軌水泉從旁出也水之潘為淵雍音擁河水決出還復入也水之潘為淵汧音牽水之流行也水之潘為淵肥水所出異為肥也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

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巳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羣而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猗於危反委移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汎然無所係因以為茅音顏崔譔云茅靡當為顏靡遜伏也因以為波流故逃也向秀曰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為之非我我雖不為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為于偽反其妻爨七玩反向秀曰遺耻辱食食音嗣下同豨虛豈反楚人呼猪作豨如食人向秀曰忘貴賤也於事無親向秀曰無適無莫也

雕瑑持究反本作琢一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瑑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份音紛然而封戎向秀曰真不散也戎或作哉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推敬於已故不敢遂進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音烏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求位反餉也○人皆敬下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諜音牒成光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以外鎮人心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諜成光故也而䪡子西反其所患郭象曰以

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矣夫漿人特為食食音嗣羹之貨無多餘之贏贏音盈一本無無字○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敢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顯曜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屨九遇反關西呼履謂之屨滿矣歸之果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敦音

頓竪也杖蹷之乎順立有間不言而出賔本作儐導也必忍反者以
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
不廢藥乎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令背理而感物求
物不保不可得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郭象曰任乎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
乃不相保而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感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
不因彼豫出而異者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恒使物感已則彼
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搖本之徒不皆相啟悟也彼所小言

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於感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

楊朱南之沛老眀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涫音管莊子作盥）漱（漱音瘦）巾櫛（壯乙反）脫履（本作屨）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音閑下同）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許唯反）而盱

盱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雎盱視聽貌而誰與居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乎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音煬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子云冨人水纂鉊貧人煬竈口者避竈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楊朱過音戈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

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己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己下者耳柔先出於已者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遇敵必危之也先出於已者亡亡音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

一身之貴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黙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往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重而我無力焉

粥（余六反）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木彊則折（彊極則毀矣）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

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髪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音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媧音瓜庖犧女媧皆古天子）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之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

鱗腠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頞解頷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音冀也黄帝與炎帝戰於阪蒲板反泉之野帥音率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鶡一本作鷄鷹鳶為旗幟幟音熾自熊羆皆猛獸勇鬬者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

使之馬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戶剛反）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忌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音朔）解六畜（朽又反）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蛸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

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子盡為犧矣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爾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蛾一本作虫蟻口百獸率舞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馴音旬先

誑之曰與若芧音序芧栗也朝三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渻姓紀名渻或作消子為于偽反周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可鬭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李頤云應響鳴顧影行○接悟之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必己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

我不應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惠盎阿浪反○惠盎惠施之族見賢遍反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七亦反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丁仲反下同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

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

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説服寡人也

列子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列子卷五三至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陳增

列子卷三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慎 釋文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鑒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硋音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臭也）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赭音者赤色）堊（堊音惡白土也）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

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名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媌音茅靡曼者娥媌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餌瑱也冕上垂玉以塞耳○笄首飾珥瑱也衣於既反阿錫阿細縠錫細布曳曳音裔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臺館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黄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音墟○祛衣袖也騰而上者

中天迥止暨及化人之宫化人之宫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其宫榭若累塊積蘇焉蘇樵也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

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殞虛焉殞墜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移之意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

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閒音閑恒謂習其常存也一本無此字疑蹔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蹔亡者心之惑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騧古騂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㵹史記曰造父為穆王得驊騮赤驥白犧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畧同郭璞注云皆毛色以為名也後有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為八駿○㵹古犧字主車則造父為御[illegible]音泰篆作僉冏冏音丙石經作㔷字林云隱作西○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為右淮南子云鉗且

泰丙之御也除轡銜棄鞭策髙誘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鉏其炎反且子余反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驪力移反盜驪即荀子之纖離者也而右山子柏夭郭璞云柏夭人姓名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搜西戎國名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竹用反以洗王之足湩乳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實證反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崑崙音昆論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曰流沙之濵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游四

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西王母為王謠徙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答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弇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於乎音嗚呼又作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諧辨後世其追數數色句反責也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穆王幾幾音豈神人哉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假音遐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為登遐

（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必郢反）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幻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憒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篇目已詳其義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音絞顧野王讀作翻交四時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麄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蹔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脩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令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氷反用器物蒸爍則飛鍊雲沙以成氷頃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

（聏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覺（覺音教）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奚謂八徵一曰故（故事也）二曰為（為作也）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徵者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

二曰噩夢噩音愕夢周官注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怛下達反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識所由雖譎怪萬端而心無所駭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陽氣壯則夢涉

大火而燔焫焫如悦反火性猛烈遇則燔焫也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故或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是以以浮虚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此皆明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無

夢寐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為鳥而厲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幾音豈虛語哉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怪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亡音無下同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

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阜音婦其土氣常㬂㬂音郁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藉音陵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治音持産其下趣趣音走下同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

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吟下同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也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吾南反囈藝音詣啽囈呻吟並寐語也呻吟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

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之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寛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病差也○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勞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訝迎也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池中覆之以蕉與樵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

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厭音懨又於豔反）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

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辨覺夢何邪直知其不異耳）今亡（亡音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宋陽里華（胡化反）子中年病忘（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

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蓍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慝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偽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惑行無狂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疢疴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脉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夫忘者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有心反令有慮蓋亂有左右耳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

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

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斯況體極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抑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秦人逢逢音龐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曰其臭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

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昬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傾以成辯爭也燕人生於燕長張丈反

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_{七小反}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_{涓音泫胡犬胡絹二反}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_{禁音金}同行者啞_{烏陌反}然大笑曰予昔紿_{紿音待欺也}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_{少也作微者誤○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戚者也}

列子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列子卷四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慎　釋文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 閒音閑 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况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

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言欲宣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孔子愀七小反然有間愀然變色少時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間之色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

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此直能定内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唯季反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為聖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圓通無閡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吾

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顔回

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闚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荅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稱謂況下斯者乎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

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絶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逵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為七族者得聃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絶於物理者耳能以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户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户牖照察不閡牆壁魯侯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而怪耳目之易任迹同於物故物無駭心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已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

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氣合於神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神合於無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適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為一也其有介然之有唯唯癸反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

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荅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荅為荅故寄之一笑也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太宰官名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迹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羲

農之簡樸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麗迹非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太宰大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絶遠而言之也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為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為之極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何晏無名論曰為民所譽則有名者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

從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強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強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唯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是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之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

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罔也

子夏問孔子

曰顔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莊猶務莊）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閡矣）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辯而不能訥必虛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

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貳疑也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莫侯反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色主反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辯無不聞師徒相與講肆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也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雠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

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閱音悅弟子四十人同行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魄片各反字書作欺頰大面醜也頰片各反而不可與接欺魄土人也一說云欺頰神凝形喪外物不能得閱之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羣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戶郎反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衎衎然若專

直而在一本作存雄者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辨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進音盡知者亦無言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遣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遣無所遣知無所知遣無所遣者未能離遣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

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儷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而何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從音縱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眄笑並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度豈定於一方哉九年之

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内進進音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黄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秉變化而無窮後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冦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言所適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

觀以為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言知之者鮮

壺丘子曰禦冠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苟無變停之處則令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無以為異者也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往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窊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己靡有一物不備

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叙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眡音視内足於已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故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適常通而無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

摯曰唯命所聽（聽平聲）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為一）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隷（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為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隷不能得狎也）此奚疾哉奚方能已

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背音佩）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借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無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亡不幸也（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内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

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此此誤生者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用聖人之道存亡得理也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秉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無所哀也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群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睹音覩秋毫耳將

聾者先聞蚋（而銳反）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淄音緇）澠（澠音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澠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淄澠之合，易牙嘗之。〇爽，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別），鼻將窒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體將僵（僵音姜）者先亟（去吏反）犇佚（犇佚音奔逸。僵，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耳目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為闇昧衰迷之所資）。鄭之圃澤（圃田也，在中牟縣）

多賢有道德而隱默者也東里多才有治能而參國政者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過音戈東里遇鄧析析音錫鄧析鄭國辨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于偽反若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嘲調為舞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賞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為犬豕自以為執政者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藉本作籍側戟反牢謂牲牢也同也藉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周禮

鼈人以時簎魚鼈蝦也又國語云羅簎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柵李頤云牢豕室也柵木欄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簎音柵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機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多巧能之人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徧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為衆人之所能羣才並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無惡

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為心者也故明者為視聽者為聽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無事焉荀粲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識減我耳嘏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荅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為也

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公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音奴亂反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之舌反春螽螽音終一曰蝗也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

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汝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無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於外

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迹不顯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

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不祖宗聖賢也佞給而不中丁仲反雖才辯而不合理也漫衍而無家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木安反等肆之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子輿曰吾笑龍之紿詒音待欺也下同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為龍弟子紿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凖而無絶落後矢之括猶衘弦

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絶落處前箭著堋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蒲江反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史記云綦國之竹晉灼曰衛之苑多竹篠之箭烏號黃帝弓綦地名出美箭衛羽也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眶音匡不睫本作眣目瞬也下同眣且治反矢隧隧音墜地而塵不揚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戲子輿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者擲百盧者人以為有道以告王夷甫王夷甫曰此無奇

直後擲如前擲耳庚子嵩闇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銓不患所差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當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為形用之事理之麗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為之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有

物不盡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崛元氣之浩范泯然為一矣惠子曰一尺之神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常動也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論見存多有辨之者辨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孤犢未嘗有母不詳此義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在子與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也無指則皆

至忘指故無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滯有也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為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鄙不可解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之鳴一本作公孫龍於馬并注無異於鳴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曰馬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為義則長矣皆條也言龍之言無異於鳴而皆謂有條貫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辯又怨年之辭故遂吐鄙

慢之言也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遜辭告退也

堯治天下天下欲治故堯治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

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關尹喜曰在已無居汎然無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自著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其動若水順水而動故若水也其靜若鏡應而不藏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唯忘所用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

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以有心無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無先後其於無二心矣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自然無假者則無所失矣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歸於不為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無為而非理也

列子卷四

列子卷五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慎 釋文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問於夏革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革莊子音棘曰古初有物乎疑直混茫而已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今所有物由古有物故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

矣設令後人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指言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湯革雖相荅然而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今盡然都了革曰不知也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盡矣無

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距去也齊中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今之柳城古之營州東行至海是也）人民猶是也（如是間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鉛北

祝栗謂之四極之不異是也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間則是是矣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掌握耳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可以理

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閡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閡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刳斫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媧音瓜古天子風姓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煉五色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

不必以器質相補也斷鼇之足鼇巨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興霸於伏羲神農之閒其後苗裔恃其彊與顓頊爭為帝顓頊黃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音老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今樂安郡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云東注無底之谷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閡名曰歸墟或作歸塘莊子云尾閭八紘九野之

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一曰方丈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色主反注同焉

而五山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者不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

山之根無所連著直畧反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蔕

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病也毒

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與隅

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禺彊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彊簡文云北海神也○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禺彊靈龜為之使也

使巨鼇列仙傳云巨鼇戴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玄中記云即巨龜也

十五舉首而戴之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安也

迭爲三番音翻

更代

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

也

足不盈數色主反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所據反筭計也焉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爲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卜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也侵子禁反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

僥國樵音譙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名曰諍山海經曰東海之外小人名曰諍人有人長九尺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荊之南有冥靈木名也生江南以葉生為春落葉為秋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木名也一名櫄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其隕反崔譔云糞土之芝也朝生暮死簡文云欻生之芝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謂蠛蠓蚊蚋也二者小飛蟲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莊子云窮髮有

溟海（十洲記云水黑色謂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鯨魚也）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鯤化爲鵬）世豈知有此物哉（翫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彌正反與銘同）之夷堅聞而志之（記之也○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豈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遣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江浦之間生麽蟲（麽細也亡果反字書云麽小也）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在詣反目際也）揚眉而望

之弗見其形離朱黄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䚡除倚反俞古之聰耳人師曠方夜音惕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䚡俞未聞也師曠晋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唯黄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史記云黄帝至于河登崆峒之上今在醴泉郡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普稱反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山海經曰

荊山多橘柚柚似橘而大皮厚味酸櫞音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周禮曰橘渡淮北而化爲枳鸜鵒不踰濟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汶武巾反則死矣鄭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爲沇音兖水東經溫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㟭同武巾反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

步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鼃游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夲性遂致死也地氣然也此事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顧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太形王屋二山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韓詩外傳云懲苦也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

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雜猶僉也）其妻獻疑（獻疑猶致難也）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遂率子孫荷（胡可反）擔者三夫即石墾壤箕畚（音本籠也）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齔（初刃反韓詩外傳云男女七歲或毀齒謂之齔）跳（跳音調躍也或作跳誤也）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

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屈其理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卯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小遲速爲惑者未能推類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

至心也命夸娥氏夸口花反二子夸娥氏傳記所未聞蓋神力者也負二山一厝音昔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曠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别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嫠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夸父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也日所入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

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閒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

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此章已上皆更革所告殷湯也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迷故寄言迷謬也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也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子細反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襲陟郭璞云重隴也○山之重壟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擔甀直僞反甔甀謂瓦缾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甫問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中如車輪許大濆沸湧出其深無底名曰瀵○山頂之泉曰瀵臭過蘭椒味過

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亡音無下同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札厲疫死也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土皆反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也阜盛也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謡終日不輟音飢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

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慽（昌兩反）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叱）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仲駭之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

也齊國之富奚戀隔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南國之人祝祝之六反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截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恐誤髮而裸謂不以衣蔽之也力果反北國之人鞨鞨音末方言俗人帕頭是也帕頭幧頭也帕又作鞨又作帓帕七八反幧七消反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越之東有輒木又康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謂

少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也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炎去聲本作談人之國其親戚死死音朽其肉而棄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又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此事亦見墨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都豆反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

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初涼涼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鼂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鼂音潮涼涼字林云涼微寒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違此旨或互相起予也均天下之至理也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莫絕言不

絕也人以爲不然凡人不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詹何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爲綸芒鍼音亡箴爲鉤荊篠本作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鯤魚其大盈車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橈夫飾芳餌挂微鉤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弛絕故生而獲也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子余反之弋也蒲且子古善弋射者弱弓纖繳音灼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分兩反而學釣五年

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諭者以諷其用治國矣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史記曰扁鵲渤海郡人姓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求治扁鵲治之旣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

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秉其夲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言恢誕乃書記少

有然䰰世華佗能刳腸易胃湔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嫌其難教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内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玄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

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熟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得春氣故榮華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得冬氣故凝陰水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時盖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并言其所感之妙耳將終命官而揔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至和之所致也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

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鄒衍之吹律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也亡亡音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渠綺反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

音（雍音邕地名杜弋預曰齊城門）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音金）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干孟嘗君）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

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隂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皷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闇合與己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周穆王西廵狩越崑崙不至弇山日入之所音奄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穆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

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

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

造能倡者倡俳優也穆王驚視之趣音趍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領頷駈音反曲頤也又五感反頷猶揺頭也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

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

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音舜其目而招王之

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

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

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穆王始悦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麤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也斯失之遠矣夫班輸之

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滑釐音骨狸墨翟弟子也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逃也戰國策云更嬴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躡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

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必學]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音毛]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食亦反]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窮盡也]紀昌遺一

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淮南子曰中國嬰血越人契臂其一也許慎云剋臂出血也嬰所甲反以誓不得告術於人祕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雜書記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箕裘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爲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爲諭也汝先觀吾趨趨行也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

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繞得安脚）計步而置（疏概如其步數）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凡捷速也）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輿也）轡銜之際（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轡御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

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鸞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

章（睚嫌私恨）邱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恥假力於人誓手劒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上音芒下音諤）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鷇音冦生而須哺曰鷇自食曰雛）來丹之友申他（音陁式音拖一本作抱）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寳

劒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艷）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其觸物也騞然

而過（騞呼麥反破聲又竹壁反）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音預）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劒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一本作拈奴兼反指取物也又音點）子來丹知

劒之不能殺人也嘆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音益喉上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殭彼其厭於染反本又作厭烏押反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錕吾龍劒也河圖曰瀛州多積石名昆吾可爲劒尸子云昆吾之劒可切玉火浣音緩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火及鼠取其皮毛爲布名曰火浣其劒長尺有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爲

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此一章斷後而説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列子卷五